

倒達人遺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欺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突出難辨硬掃亦痴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眞具眼者試齊齊看

老友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關窮子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眞發千古所未發萬物各不相知各互爲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時出之統天乘御從類各正而物論本齊矣復予著簡而銘之曰著卦之隱退藏于密卽方

炮一

四十七

是問兩行貞一不肖子呂智時閱此論謹識之以終卷

埋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楞嚴轉物皆無心異同也學者自既不足非創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闕恐人知不則弁髦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塵無所附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此莊所以齊物也非格莫轉非轉莫齊非齊莫格以無物齊之曾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萬世繩權也眞午會不虛哉不肖男中通記

開書易衍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尙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詞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炮二

上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主管攝若帥曰督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滅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生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教養之主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邵子最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鞭羊曾見此由已問目之歎卻平願曰養正則吉

不得而近健以爲害則弊不得而近健之害行雨地坤之害行雨水然卒道緣以爲經其幾

紀金縢以阿爲食倣哉

吳觀我與則日興復浮山食中朝寄書曰何以朋居土之日耶

居土服如驥驂友若服則盡善非謂其心誠服不可驕而心獨可驕如云驕

發言人謂非言追伯途廉直指

胡正曲也道若

管見曰。或引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爲于無爲。豈常情所能測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

—

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三一曰中之名。因過不及而立。中之用。不以過不及而限也。故有圓中。正中。時中之說焉。以緣督爲用中。則時中卽正中。卽圓中也。中節之和。卽未發之中。豈有兩截三中之贅耶。宗鏡提自證淨分中。道有爲中。道實性中。道又說不斷不常中。道不假不寔中。道不空不有中。道又載中論玄樞五種中。道將緣何者以爲經乎。

區約戰一乃產
 善食而南北歐
 是河人
 涉江以天地養
 萬物聖人兼計
 以及萬民合之
 以完一養生之
 時有問何上事
 者只對他云石
 刀
 蘇問亦甚利齊
 孝絕即是仙方
 誰能解之聊爲
 一語
 有口步步作胎
 若木實墮地者
 有云不墮墮地
 時留得墮地時

薛云有涯之生。生滅之生。非無生之生也。故有涯無涯之知。知見之知。非無知之知也。故無涯有涯。何以隨無涯。此內外景秘密之旨。非但不識生。且

1.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2.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3.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不識知連下兩殆字凜然。

杖云此主全在緣督以爲經故能爲于善而不近名爲于惡而不近刑慎獨之妙也治已治人曾無二致可以養親卽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易之觀我生觀其生卽觀天下涉江曰杖人添兩于字於爲字下政見督之緣乃顯獅子捉象捉兔之全力愚者曰既說身又說生于何分疏年何以爲盡所以立命也插入養親一語令人誦之手舞足蹈仰天涕洟蓋必養其生之主者方能得親順親耳孝經曰孝無終始通于神明曰孝無始則有在髮膚

亦有發者何如
護生用殺之一
刀耶何如生即
無生之藏刀耶
五味任和醃醃
俱化饅頭燒成
恰好遊刀

依乎大理以解
中節。然然爲我
四顧善藏。你看
這位講學先生。
竟卻講地自生
了也。

枝云。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
日慙全牛矣。不
逆詐而先覺宜
止。此行矣。日囑

殺曰是刃還有
 利鈍也無若者
 用雖尖刀竹刀
 亦具神驗不見
 道用之則行舍
 之則廢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三
 連五中是赴賊
 望動刀甚緩養
 刀而藏慎敵刀
 火則防百洋澤
 人製造此刀堅
 皆緩中看取
 吹毛用了急須
 磨與舊刀而藏
 之龍利牌錢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養傳天下
人心續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達孝何如耶
方知孝經是金剛酬水火鬼神沒奈他何兵刑地
獄豈能比其迅利大經細經皆明可悟常統常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音音書音音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炮

四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隙也導大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輒。輒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然

而皮也。青和空。離也。髒。髒。蒼然。骨。肉大也。子。舌也。結。經。處。骨也。或。結。大。骨。也。十。

觀我民饑餓
得千牛月不
到頭須解苦
祿等閒了卻
堪笑問諸君
是法王
老子治大國若
烹小鮮陳平宰
天下亦如是肉
庖丁好造費用
創刀止事文公
雖有悟處止見
一邊養生之計
何竹夢人
何人水不淺
不熱然候遊力
德生海藏未世
從閑遊復飽
何異在諸間
宋顏將謂老子

露地便是騎牛
出關即更須一
解
杖曰俱能解
指頭鳥窠能吹
布毛又誰知其
神爐王而不滿
說解棒一刀與
南宗笑誦四
首三
靈然片千竈
影無殊處在
其出處乎然
地一豈問他天
地一豈也舉
住那裏去
生阿一東古今
探文孤楚作隨
鳴謝諸翁客
以詩編絕其

譚云。分明蒲團上坐一庖丁。徑將解牛作山水絲竹。是何等心耳。從來寶刀詩歌。寫不出無厚二字。每至于族數語。凡性命道德文章事業。小心大膽。俱已拈破。

杖云。緣督爲經。率性之道也。以無厚入有間。發皆中節也。涉江云。讀此提。乃知中庸之智仁勇。是無厚之刀刃。五倫九經。是有間之全牛。又拈出慎字。爲致中和之本。眞神解哉。豈與偷變壞經者比。

薛曰。庖丁之語。當作三句看。所見無非牛。是俗眼。

炮

五

全牛是智眼。有問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于胸中者也。通身芭蕉。剝而不壞。其間安在。惟刃知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刃之地。與時偕行。喫緊在善刀。一語時時緣經。卽時時奉主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飲。不斲者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名公文。姓。軒也。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舊大文曰：這個便是教善人拜。竹園題曰：善人拜觀世音。何不念教善人拜？何不念教安教衆觀衆？世作安樂二字。今古北味一降廟遊，即便離世。故現出許多水火刀兵，生吞活剝，是個漢便于刺。此處轉身，翻個龍王，龍王始轉第一冤家，即是第一恩人。熱鬧場中，打一冷戰，便是第一氣壯點點矣。

袁小修曰。陶徵士云。田間豈不苦。庶無異患于此。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爲有間。右師以介獨而全。天
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恍然之戒。有誰肯顧。不妨
驚之。庶幾稍慎其獨耳。依然收歸弔哭。嗚呼哀哉。

炮

六

老聃死。秦失作宋佚本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利。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別處作燒。孟子曰。下心則火于風。俗

郭云。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愚曰童子鴻不
因人熱只是丘
脊可憐生若依
他燒更燒之得
不耗費氣力
有別形爲新
爲火者有謂事
爲新理爲火者
有謂火雖新則
滅者有謂離薪
則火滅而無體
之火不滅者有
謂火滿空中而
用光滿在得處
者其說皆另析
義而辯之若不
離析理自不如
緣經文何能知
哉愚生浪光說
經文字

焦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喪終期都盡可乎然舍生趨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卽時盡矣蓋躍金不出乎鱣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反哉知死生之一者乃爲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嘗有生。死。方爲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款。薪盡火傳。如楞嚴波斯匿王不妨淺解。

炮

七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懷之養生。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名。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肯綮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賄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而以騎刦代。入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姪不附姑。入武墨之間也。李愬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投筆定。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臥龍定三分而不足藏器于身者胸臆有氣眉宇有色吾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莊生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縣解者生死無涉也指窮上為薪是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火傳是緣督之經天地雖覆墜乎真我原冥極而無知也

三一曰不知其盡故哀樂不能入學薪不厭而神之火傳焉事究竟堅固堯舜至今在世人戀肉我不知此心亙古今外道煉識陰以囑蝶螻看破

炮一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曰及盡今時野同曰滿空皆火物物之生機皆火也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用而有焚害之禍雖內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置竈與缸以用之倫物協氣之適夫非即卽即藏者乎別言天命者神不可知之旨總也別言性者心不自知之旨混也其實流行一切中聖人表此心之條理用中于民物物不過乎物斯中節而兩忘矣貪慾忿爭則蔽斷而鋼之則蔽常人遵法安心可耳淺高者執偏勝昧于秩序而匿不可知以販詒乎滿其首不知極也滿其尾不知節也

人間世第四

三一曰莊叟以無為自然為宗以逍遙為趣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偽使免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

黎久曰敬身寡欲而不必逃乎生死者分也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免于興亡者數也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問世耶將有不落天

炮一

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化書別攝一天地祇溢言耶法界量微乃可語禪無禪可語止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緣因何世可出乎因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然非窮盡安能不惑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大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義者耶
劉云未達人
四字未易以
語說如人未
水士起居自
相入中修注
先以衣投水
未達人
心四語是實
身處通有用
之者名知者
之所用也指
因器故變人
應曰若能用
四語且字情
易感理非一
此非足謂
此非足謂
此非足謂

雖謂者上既少
矣下又無邪
李泌之學使曰
皆神同國者
仁德包蓋忍
豈能性剛者
之謂德與德
者之支離乎
公問方長不折
之對曰達德人
主不欲遠近
生然溫公亦不
能免焉也故
存以正心誠意
以孝弟同甫不
真然同甫亦不
能有所弘濟也
或問如何乃達
人劉云曰
慎用心引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乎出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紅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炮二

十一

脫在何暇及它
大學釋論申藏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諫卿等亦納諫否德宗問李泌曰直使朕胸懷自盡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喜得卿也郅惲之諷廢立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巡豈同薛廣德袁毀楓窗曰石介茅拔距脫之詩韓范于閭鄉聞之拊股曰怪鬼壞之可見藏身不恕安能喻人徒令鬬捷耳杖云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為首見非聖人不易處此人間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藐姑射即在曲肱簞瓢裏麼

藥地炮莊

史公論其大
惟自其身能
命且從處得
神方
齊人謂其西
齊十二條
此其意也
公以之拒
流亦用之以
之相制之
其奈何

須曰必有以也
一語甚妙既已
得之之文從容
往復使其自備
自吐其意其
說然後下筆
屋曰將以時
則來為世則以
不為出世乎
德與世則以
退老深淵為
世乎伊尹入世
則孔顏出世乎
約而言之同思
為出世則處
為出世乎更
而之有心為
入世則無心為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藥也如云年壯行獨輕用其國蓋為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一劑舉龍逢比干以下拂上蓋為忠才不善用者繆刺一針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為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炮二

十一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宏甫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達老莊之術才識相配必本領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以不虧疎其氣非的然以為美遂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淺深為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欲致禍而反若可喜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難操皆緣于不得

已非能增而益之也。荆公溫公皆以道法扶世。然進之不顧其安。而卒至于壞。達者自量不效。則摧幢折牙。何爲蘇而復上乎。豁懷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正曰。一個世界。總是一個聖人之心。以表法言之。治者人即天也。始者性相一如之幾也。太子者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也。終言無用之用。遞世無悶。本不動者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

炮一

十二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太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訥。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斡乎而人善之。斡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劉云。日漸之德不成。言如此。遷就浸漬。將小處猶未易透。况大事乎。此道在納牖巷遇之上。

陶云。行不以地。飛不以翼者。無己也。若有己。則有挾以喻人。多矣。雜矣。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一。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子初有見于虛。未知所以虛。故以心齋進之。

杖云。師心者。不能忘我。故曰寧爲心師。莫師于心。集云。設爲三條。委曲發明。可謂妙矣。然大人先生

炮一

十三

不如此。心體本無。正用即得。盈虛消息。現前歷然。在己分中。有何委曲。有何巧妙安排。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辟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此是微急痛也
切莫緩口磨滯
許衆梅屋樵談
曰優孟學孫叔
敖則胃令人學
孔顏而不能到
曰心學滑稽見
曰耳學三賢雖
莊生聞此決定
鼻吟

郭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

焦曰人心自止。橫執以爲不止。是猶之馬伏槽。櫪而意驚千里。卽供默山林。祗滋其擾耳。本義曰。氣非志帥。氣之氣符者。看如氣候之將至。隱然中爲之動。止于符。則隱者亦不復覺矣。杖云。氣也者。外其心志。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神靈而不昧者也。

十四

北山錄曰。求那跋摩告宋文帝云。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風雨順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匹夫有願。挽回仁心。則從齋戒始。元伊世珍曰。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入道易。天隱子以齋戒爲漸門之首。袁小修曰。楞伽是達摩印心之言。諄諄戒肉。豈謂悟大乘者無用此粗戒爲乎。先祖廷尉公示齋戒屏曰。神明其德。卽是齋戒。燦燦顧諟。矧可斁思。人間世發揮蓋本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是一宅耶。是無
翼飛耶。臨濟曰
有一人不離家
舍。常在這中有
一人常在途中
不離家舍。且道
是一宅。是平地。

荆川曰狗耳目內通可以傍聽合參近讀曰不從聞見起知古國曰卽此見聞非見聞會合參否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有以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有以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禹舜之所紐也。伏戲義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闕非缺，闕也。曲終也。宅舍，門堂室爲一終也。

— 15 —

則鳴。譬宮商應而無心任彼耳。不強應也。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劉云。絕迹易。此妙語也。難可別解。至于無行地。則絕跡不足言矣。化處自然。且不涉方便。而何嫌忌之有。虛室生白。又從知見上形容。那無知見處。俛仰萬里。不疾而速。政應集虛。諸家以坐馳爲非。非本旨也。又曰。無門無毒。勿視其毒。視其毒。未有一門無毒者。言人間無深無淺。皆可畏也。樊者外也。

叔孫氏謂陳大
夫曰吾國有聖
人孔子能應心
而用形陳大夫
曰吾國聖人尤
愈子能以耳視
而目聽者耶
之尤愈子曰傳
之者我我視
聽不用耳目不
能易耳目之用
得君曰吾欲觀
矣洞山曰若將
其聽終會眼
去聞時始得知
有知者乎陳
非容也陳其
謂可以知符
若欲以爲道又
是謂陳文正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譚云狗耳目而外心知。着內通二字。方可與語。

正曰善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動。豈必墮黜作死馬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善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交圓。卽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聳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睿知

炮一

十六

公曰老樹頭燈
南無山終不背

神武不殺。其無毒乎。顏子之衛一請。亦是冷灰爆豆。政搔着孔子癢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鎚百鍛。迸出火星四燦。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蘊授記。宜其喟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恩大難酬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狗耳目而外心。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證上吉祥止止。爲帝王爲仙佛。豈更別有秘密。

葉公曰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高名子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僞。可憂始此矣。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

炮一

十七

亦然。姑以進退存亡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今時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盡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荆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充之則爲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冰。不敢輕自放過。問得婉痛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指天指地排場
早以爲然

射即生死方了
得身親手不
起一念萬公曰
黑月白月須臾
莊子與
雲漢觀三昧
以從事其君子
順其父以宗
曾知自事其心
與行事忘身之
為自性戒邪十
字街頭結制惟
有石鏡子自致
永當急水灘上
曰惟此許竹簾
兒全活活何
暇至此說事可
矣
王元美曰莊子
能行之神神曰
莊子以神能
其神意雖有平
最安適能以神
能行之神神甘
則神志志孝
方知大覺金仙
事理到此止
存心一句則重
升而夫子其行
可矣文成公曰
人定天無事心
清鬼不礙山
山頂上巖林有
誰知
達人了得多以
神神神才士
形容神神必作
狀狀神神像
又神神乎如是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別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瞞味他

炮一

十八

不得無可奈何非衰颯也慷慨明達談笑有餘黃文成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落生死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

杖云此篇逗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驗矩而處世又何義命之能奪此真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警痛沉切子其行矣決斷臣子之心斬釘截鐵非前後測度之言所能及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門口難忍
若巧難人
幼安性難
若平以下
為人傳之本
一字
曰立言者
風聲豈知
曰早知難
不齊小神
曰船師從
除去中與
指與空言
不微言中
大用時
詞文深妙
奇深激又
機得不為
奇難所困
危難一曰
之教人其
而政之教
也蓋于財
記傳德特
免絕後之
李隨仁不
殺人之忍
殺何也知
長之微言
子之微言
微言且見
詞奇難於
山一曰此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潛艸曰人間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曰明不觸物孔子惡許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味此幾維仲素曰人若一味見人不足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墜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

炮一

十九

所知若辨者惜短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張橫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尤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視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覆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褊急誦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憤渙然視世間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裕資深陸子壽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語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語通變學道自不妄語始旨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真是州里蠻貊之大與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杖云此中便自有正有偏有權有實就中道破其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誰謂莊叟絕物棄世不近人情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譚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真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勸成與美成在久俱徹體名言忿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二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弗然並生心厲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爲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上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

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卽致命也

顏園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

二一七〇五

大根則輔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喙音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其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者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音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音物解木枝旋散也。病酒曰醺。其醺也。謂大家也。或曰。

三十六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爲之視。聰爲之聽。知爲之謀。勇爲之悍。夫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劉禹錫因論曰。樂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傑賢。惟理所以。曾何膠于域也。

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辭踏。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

支離疏者。願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音子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皮爲脅。挫鍼治繒。足以餬口。鼓篋播

藥地炮莊

精足以食謂上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蘇家編附之。曲頭低。故。臂。之。詞。性。誠。體。也。五。藏。之。論。在。上。也。言。高。而。低。皆。形。容。

杖云支離亦傲人問世乎。非傷盡偷心者。孰能知之。此處莊生自寓。亦爲孔子寫真。誰識孔子是能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挫鍼治繻。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篋。播其精。刪定爲羣聖之大成哉。

—
—
—
—

王石攻曰。薛文清極讚魯齋。整菴特敕脂韞耳。榛
蕪中有人支離而播羣聖之精。其功不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龜龍進退無常
馬牛知此無異
鳥獸知此無異
草木知此無異
金石知此無異
山川知此無異
日月知此無異
星辰知此無異
風雨知此無異
雷霆知此無異
鬼神知此無異
天地知此無異
萬物知此無異
此其大者也

易曰：自何而何
立於此則此一
不立於此則此
又不可少也
分而後合則
人皆知之矣
高才者則謂
我知此理矣
又曰：胡適與
樂老而論伯
樂之曰：勿為
此理一呵又
不可少也
狂者則謂
吾知此理矣
然無補於人
之化身又豈
知此理之
妙哉

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屬於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利齒。道自己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樸惡木也。

孫洪漢曰：人當患難。非寥廓不足以自消其心。宋虎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兩軌之衝。道在我。

炮二

二十八

位不在我。賢豪不相師而相夷。凶人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決其藩也。將潛則以立異。嘗之將見則以干譽。議之弗援。弗推。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不怨。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遷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舍進德修業。亦無它法也。故孔子諄諄焉。不龍而處。惟潛无咎。惟友可潛。老莊潛者也。人生末世。早知其意。正已晏逝。亦省是非。

杖曰：首尾皆述孔子。正謂道德志行。栖栖周流。不

黃山谷曰：以世
觀世。以字觀人
則三處五燈
皆一理也
問如何是字
六合力謂之
何是字曰：生
風火輪如何
字曰：合曰：交
中曰：一曰：頭
曰：此猶是無
檢則或問個
人則世在字
文曰：字是風

能少展。此深于痛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德。不可強試于世。莫若如不材支離。寓社寓疾。以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以此自寓。其神以轉移。此人問世哉。又云三代之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虧郭子玄曲為之解。爭奈舌短。不能高揮大辣。何聖賢出處。密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自疑自悟耶。

劉叔導曰：散木見夢于匠石。無情能為有情之語。

炮二

二十九

衰風作歌於接輿。懷德而為懷刑之懼。是知世衰道降。如彼艸木禽鳥。日從箭鋒劍鋌中。全身遠害。可為寒心。安得不別構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桓宣武遠征還。語劉真長曰：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討求松桂。吾輩自安其無用之用可耳。狂瀾既倒。砥柱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未可以裝束單急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無計。領略江山自有人。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眞法界。吾師乎。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充，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別醒皮相一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惑人久矣。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君

炮二

三十一

杖曰：予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迴出千古。一篇中重疊拈出種種敗缺，不堪爲天人所共弃者。與孔老人主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深意。于此覓見，則內外難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少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寔寔，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脉，不至斷絕。眞如五家別唱，賺殺天下人，皆不得已。成此機用，豈好爲奇特欺寵萬世哉。究

少不得一喝

凌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曲盡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炮二

三十一

意思方深厚。雖然，倘有人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妙不必改作旺
先生讀

校曰自其同者

視之則孔子王

結莊子且不得

而問其又阿

能異其不同者

乎博山曰楚歷

口是心非口非

心是則何爲最

之說

常季卻似一笑

情惜焉于然

其不入虎穴

安得虎子小莊

曰虎之鬼信

不以治爲

說他如何何

校云常季問仲

尼大似爲孔子

傳神而順其直

知凡者不行孔

子又似將機就

機機者自己權

機事然把字未

絕不肯行

在公言涉市井

中有時時中自

正曰聖人與民同患。卽聖人退藏至密處也。遇緣

卽宗而不失其正者也。莊子爲執名相而不知化

者言之故掩其與民同患之法迹而專顯其退藏

于密之神。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眎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

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物何爲最之哉。

劉云。不知耳目之所宜。無視無聽爲嬰兒者也。世

炮一

人見不越色。聽不越聲。故耳目各有所宜。不知耳

目之所宜。說得至人之玄冥。所謂耳裏着得大海

水。眼裏放得須彌山。方見是遊心于德之和。

郭云。物視其所一者。體夫極數之妙心。故無物而

不同也。惟視喪其足。猶遺土。故解牛如土委地。

集云。郭解以其知。以其心。大錯。唐云。知卽心。心卽

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只知常爲常。而

不知天地之墜。死生之變。而此心未始不常也。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云。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不體也。集曰。錯寓六

骸。象耳目。郭云。所謂逆旅。非眞耳目。錯前不知耳

目之所宜。何以此云象耳目。耳目兩字不放過寓

非遽廬去。來白如也。象云者。浮根之在我。而猶天

炮一

一地二之在龍馬背上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官

天地府萬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寓六骸也。坎

爲耳。離爲目。象耳目也。一知之所知。知與不知。一

也。一歸何處。心未嘗死。郭云。心無生死。錯所謂絕

後更甦。欺君不得也。趙州問投子云。大死底人。卻

活時如何。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與此同參。

郭云。擇日登假者。任其天行。以不失會爲擇耳。斯

人無擇也。集曰。正是參學事畢。行起解絕。

李崆峒曰。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栖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蟬。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膽力者。雄分也。不得

賜子產以大象
一頭陟黃三脚
供陪祭莊豐亦
善子扶弱不扶
急曰王生日張
廷尉尉橋正娶
賜出朝廷公卿
踞蹠黃石股下
一雙履正欲據
定古今兼兼駢
諺有聞此駢者
乎凡者曰伸脚
即在繩脚裏
元帝召子瞻陳
王即佛印和尚
衣人謂子瞻爲
佛印所誑殊不
知佛印爲子瞻
所笑也僧以納

迂葺曰草木之青松柏獨在舜獨正生以正衆生此卽差等爲平等而揚遏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衆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賤壓菩薩爲得意矣萬物一體貴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異于禽獸矣偏詞易于錯會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

三十四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之。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牧道曰：全付肯
知舊意亦一變
眼老老壽考
子宜曰：卽和知
境中之主何不
割而獻耶？然
曰：瑣瑣爲難。偶
用楚王證明耳
寧可失卻一耳
腳不可爲負一
雙眼之類。曰：楚
王更善於割。則
卽自己眼且斷
它人腳
又一個來了。君
道斯又作個甚
楚來認亂天下
人不少
趙州狗子：慣上
門去咬人。老僧

林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情。詞真實。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褊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三十九

林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情詞眞實。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怒是褊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杖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試看主賓敲唱。一抑一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卑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各有出身活路。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以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斯以謂之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云仲尼非不冥也。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順物

炮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

方赤城曰黃真父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鍾伯敬戲擬曹謫責黃祖殺禰衡書將以解桎梏耶。莊生得戲擬之神者也。今日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本一條也可還可不可還不可本一貫也請以解老子之桎梏。

愚曰曾知以解桎梏之說而桎梏人者乎。以天刑人。以人利天。而中道條貫明矣。此善用桎梏者。固戮民之願也。世人不知便為莊子黑豆換卻眼睛。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得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四然而後應。汜然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炮

二十七

也。管使于楚矣。見適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問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則者之體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請御。不爪鬣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唐云言人之與處而不能去。如雌雄之相戀也。杜云此又似哀公以國餌孔子。爭奈碧潭之龍非

劉子之志。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冷然使人毛骨
冰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魯司寇三月大治。
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
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充符之平水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
代乎前。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炮二

三十八

全

乃所以全其德。子思也。莊子曰。不失于兌。而
生時于心。亦自解而自全耳。有知八十相好。三
頭六臂。爲才子之自全處否。玉梅曰。不齊
者。宜情。皆知有不能情。而欲取者。乎。固怡
玉曰。其先不說。然。無才。以。巧。于。用。知。自。非
人。不。能。

劉云。自死生至寒暑。略舉其物。而不可堪者。盡是
矣。知不能規。一語深妙。兌卽老氏塞其兌之兌。最
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昌黎說築河堤。
障屋窗。如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卽上面春
字。接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
視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
行雨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莊
叟分中。祇喚作才全。才豈不難哉。
子由曰。兌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醫之。曰。先王

石曰。孫叔以水
喻性。平。論其
耳。不。是。而。能。停
不。是。而。常。盛。皆
見。其。德。微。而。能
保。是。和。平。也。耶
件。因。情。推。理。環
入。水。微。出。水。深
而。不。竭。高。相。風
之。伸。縮。今。將。何
以。像。莊。子。之。神
而。事。其。變。上
過。三。而。不。折。經
住。其。此。記
受。範。其。浪。軒。記
言。則。熱。而。內。之

至日閉關。誰能出不由戶。請合而思之。若夫爲不
善。非才之罪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
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
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曰。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莊子又曰。水澄則清。
鬱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炮二

三十九

狀。千。門。之。無。有
也。因。曰。一。切。法
當。無。有。也。滅
相。且。同。變。機。可
得。與。平。德。過。夏
者。同。而。而。否
石。攻。曰。支。公。謂
謂。文。有。道。德。無
遠。神。相。道。極。極
並。角。奔。騰。而。前
文。而。然。不。動。實
元。以。由。深。清。現
無。人。而。而。若
者。也。于。此。中。字
謂。一。層。九
謂。曰。須。德。往。通
常。得。力。與。將。水

蕭伯玉曰。藥之貴賤。甘苦。時爲帝也。惟水不在禁
例。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法性功德。所以無量也。
留書曰。水流不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德至治。
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法。
譚云。如養丹。畜火。令胸中平平焉。水停之盛。不形
之德。始全。山谷以箭鋒相喻。猶門外語也。德已難
言。又云。不形。只以水停四字寫出。試看海天浩渺。
一旦晴空。魚龍潛影。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
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有悟水平之盛。習

險而不失其信者乎。虞集天心水面記可以喻其體。方正學觀海樓記可以喻其用。若信不及此水亦險矣。

園跂支離無脈說說音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豆計肩肩甕瓮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人呼
避氣
頂腹
增頭
若也
也。燒
食

郭云。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夫忘形者。非忘也。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炮

四
一

劉云哀駢它已過又出此一怪略不及其爲人而愈覺痛快風人稱美目盼兮而秦少遊傳眇妓此一轉筆如水盡山窮漁郎忽得洞口變幻之極

小修曰。借形虧以驗德全。豈可便作兀者支離會。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去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四者天。鸞也。天。鸞也者。天。食獸音也。既受食于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于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

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入警呼爲大。今習。

白雲端曰諒難
釋是遺情難方
便遺情猶未得
更除方便太無
逼且道此遺情
者之情能無以
耶由此釋之無
天一都莊子亦
以驚多情任
知爲衆妙聖人
之所遊也知爲
衆妙此釋墜橋
途之傷也皆天
所露而遺食子
天老子言食境
有貴此正命貴
不負此多情者
乎何聲何味
情生于道捨斷
命根則以虛空

炮

四十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競述之王弼曰

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冲和以通無。其同于

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感。聖人之情應乎

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

其情衆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邵子曰。寒變物之情。暑變物之性。文饒曰。統寒暑。

者誰耶。中節卽無寒暑。

張文潛曰。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末流爲智術刑。

名何哉。誰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

聖德外。善山。切。忘。生。時。也。子。得。而。幾。直。是。百。戰。休。方。可。合。此。節。然。雖。蓋。代。功。德。太。平。論。本。許。將軍。見。發。以。神。乾。鐘。上。木。形。數。會。如。為。刀。飲。灰。之。情。心。行。處。皆。知。為。說。水。火。之。變。而。情。見。而。不。名。見。無。故。靜。而。克。伐。欲。不。行。者。不。為。仁。急。口。庭。

世。所。不。言。或。好。以。寄。懷。失。上。而。或。自。憐。一。往。不。顧。悲。遠。足。陶。士。得。樂。下。流。通。口。發。乎。大。發。廣。發。乎。小。發。聖。人。遊。乎。中。請。再。見。之。神。而。以。一。大。生。解。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普曰。不善之善。始如鸞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胡康侯曰。執心前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為塵妄。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簡點。

袁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若打倒自家。與世俗

炮二

四十二

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方羽南曰。看破虛空釘椿。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概。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卻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老。無一息非已發。而末年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之。陽明曰。互古常發。互古未發。今亦難之。耶。蓋穿透甚深。而原不壞淺說之相也。如以語為發。則默為未發。動念為發。則靜時閒時為未發。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見心。之所以然而廢正告乎。

張二無曰。世人轉面反悖。其無情也甚矣。盲修欲滅情。而不免大決。市偷反以藉口。菩薩譯曰。覺有情。其中道乎。曾弗人曰。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者。皆世間極寡情之輩。李長蘅曰。嘗念昔人鍾情吾輩。以為不及情之忘情。似之而非也。必極其情之所。窮而反。為而後可以至于忘。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皆其所遊也。陳興霸曰。謂聖人建獨分而不侔。參于外。始誣說乎少游曰。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為仇。子無樂乎為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

炮二

四十三

亟埋土中。曾堯臣曰。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心易曰。舍用無體。只在中節。遊者時乘也。以差別言。有情慾之情。有嫉害詐狠之情。有忠孝愚誠之情。有英材高達之情。聖賢正言中節。方外不過遺放。如楞嚴言。想多情少。是指情慾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是指同患之心也。公好公惡。傷亦不傷。何用抱賊叫屈。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這門才說無情。教人一提。早已喪身失命了也。安得存乎。必批。碎此書。而疾呼。告天下曰。汝說。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當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說曰。見性不真。雖有目與辨。無異。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觀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譎陰險者。自許其計局。自多其雄成。故莊子又為解其夢膠。彼卻克于齊。以跋足受辱。歸靡下楚。以歸射致討。華元睥

地一

四十四

目瞠腹貽譏。譏者蔡澤。易見難顯。見笑唐舉。伍胥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魏武捉刀以代崔季圭。欲掩其醜。况凡庸者乎。後之凡者。如孫臏。齊整商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家。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入之情。則曼衍善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於一往。

唯疑錄曰。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寫意。乾

筆乎。末世不肯成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穢。甘為世之賢士所笑。責而暗受聖人之歎。息可也。林孟鳴曰。聖人中道。為庸俗所沮。奇才初必越之。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傷。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愠。何嘗不望知己。余奉人曰。蔡澤領銜按類。不失英雄。而孔何敬容。膠鬲裂衣。終嘆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人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籍曰。浙東百萬戶。不肖者何限。若籍自謂獨高於日。其人不修道完真。而飾外欺人。足猶坐衣冠於糞土也。

地一

四十五

正一天師清微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